

风物 深度

岁末，小日历的潮流还能热多久？手撕的时间感，陪伴与慰藉

“每天撕一页日历这动作其实非常‘农业社会’，这样的时间感很古典的…”



种子历。图：种籽设计提供

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 | 2022-01-27

时间 文创

年关将近，华人时节刻度，有自己的节奏。还记得华人传统隶书上那些貌似玄虚的文字吗？子丑寅卯、东

西南北、吉神八字、相冲相煞……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牵引著华人社会的生活模式。古时皇帝用“黄历”、百姓用“农民历”——今日的台湾也依然如此称呼。而相传到了广东，因“书”与“输”同音，人们为吉利更名为“通胜”，也是至今香港的叫法。过去现在，习惯用历书的人，以此参考每日生活或大事准则，求得个人与自然间的协调秩序。

若说传统历书毕竟多为年长者使用，近年却有一股更普遍的创意日历风潮掀起。原本相差无几的传统日历，被创新变出许多样子，更成为礼物热门选项。在台湾募资平台“啧啧”搜寻“日历”二字，起码可以找到40个发起于2021年的日历项目，且涵盖主题丰富：台湾风俗、流年运势、疗愈插画……从海洋到太空、从雀鸟到森林，一应俱全。在这些筹款项目中，有超过半数筹成功达标，其中“风华绽放”台湾花砖日历、“虎虎生风”猫日历、“读历书店”，更以逾千万台币的亮眼成绩收官。

其实，气候危机早已令我们每年的冬天未必很冷（又或可能过分寒冷），季节、时令的样貌都在逐年变化，人类对时节的感知未必如自身以往的经验，这时，可还渴望用“日历”来刻度时间？兼且使用手机行事历早已是时下人们习惯，买一本纸本日历又意味著什么？时逢新春，我们专访了三组制作创意日历的团体：Five Metal Shop、读历书店、种籽设计，看看在当下一本精心设计的纸本日历到底魅力何在，创意日历的风潮又是否顶峰仍在？



五金行日历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时节：“农民历”的现代转身

什么人买五金行日历？有一类是“也喜欢‘过日子这件事情是自由、很个人’这样概念的人”。

封面上鲜艳黄色隐约透著橙条虎斑，简单印著“365 | 2022”蓝色字样，“五金行日历”走的是前卫设计路线——用色大胆，间以抽象线条与图案元素，保留传统日历的基本样式与质感的基础上，著力于视觉效果的放大与延伸。随手揭开，可以感受到纸张轻薄柔软，内页的线条、色块、图案却多以跳脱的萤光色为主，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。

“五金行日历”由台湾设计公司Five Metal Shop（下称FMS）出品，自2017年推出第一本日历，每本的整体色彩风格都很鲜明：2017年封面是仿旧的红白相间，2018年多用“不讨喜”的紫色与传统万年历中常见的蓝色、2019年开始尝试萤光色系……“我们今年希望让大家比较happy一点，因为目前全球气氛都非常的阴暗，所以我们想要有一些比较明亮、萤光、金属的颜色。”眼前这本刚出炉不久的2022日历，试图为黑暗的大疫年代增添一丝色彩和趣味。

在做日历之前，FMS主攻传统产业转型的行销包装，因此从日历的设计细节里，也可以见出设计者对传统元素的敏锐捕捉。“五金行日历”除了沿用传统农民历的日期字体，还从中拣选出月相及日出、日落时间，并重新设计为简约图案、标识在每一页的右下角。此外，每逢二十四节气或华人传统节日，日历也加入了特别版设计：“惊蛰”是翠绿山林轮廓中的一点浓墨、“清明”是橙蓝交错如绵雨翻飞的线条、“中秋”是萤光橙色的圆月覆盖著月晕……





FMS创办人陈靖雯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“你会发现几年来，这本日历的graphic越来越复杂，但整体布局与日子的呈现却越来越清楚。”FMS创办人陈靖雯缓缓翻动著手边的日历，其中有些日期模糊失焦，表示当天是公众假期，“我们一开始用这个意象，是（表示）放假就不再需要focus了。”传统农民历上印著密密匝匝的时辰宜忌与方位指引，对年轻受众而言已难以理解，遑论感受奥妙，那样的时间感对他们来说，仍然是“祖辈的时间”；而“五金行日历”加入的小巧思，也是在做一次实验——试著往固著的传统时序中，重新注入属于现代的时间感知。

也许正因将东亚传统文化与新颖概念发想相结合，“五金行日历”渐渐走入国际市场，一路推广到26个国家，包括挪威、荷兰等华人少、文化差距大的地方。“我们过去大概有90%是讲中文的客人，到今年，海外客人算一算应该有接近30%。”分析后台与社交媒体渠道，靖雯也指认出了购买群体的样貌：“第一类是有设计触觉的人，第二类是也喜欢‘过日子这件事情是自由、很个人’这样概念的人，creative type的人其实占多数。”尽管“五金行日历”建基于台湾时间、华人时节，却试以创意设计打通不同地域的受众对于时间的感受，推使这本日历跨国界传播。

然而看起来小小的一本历，做工却相当繁复。访问当日，我们抵达工作室时，靖雯已经将日历的纸样、色版、记录颜色调整的便利贴都一字排开，展示日历几经磨难、终于产出的过程。“你会发现每张纸的厚度只有0.05毫米，所以它（五金行日历）没有办法像书那样auto-binding（机械装钉）。其实从第一本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它还是台湾所有农民历之中唯一一本要manually-binding（手动装钉）的日历。为什么会想要维持这么薄的纸？因为以前传统日历就是这么薄的纸。”靖雯拎起一大张未裁剪纸页放在照射灯下，可以看到纸质透光、厚度几如发丝。

比起装钉，更为困难的是要在这么薄的纸面上“过色”，且FMS选用的颜色都很刁钻，台湾仅余的三间传统日历印刷厂都回绝了这单生意。“后来我们去找比较现代的印刷厂，确保印出来颜色是饱和的，然后再做裁剪，最后再装钉，等于是重新为这个日历设计了一条production line。”说起制历的辛酸史，靖雯还自嘲道：“当日历还只在电脑里的时候，（看起来）才是最开心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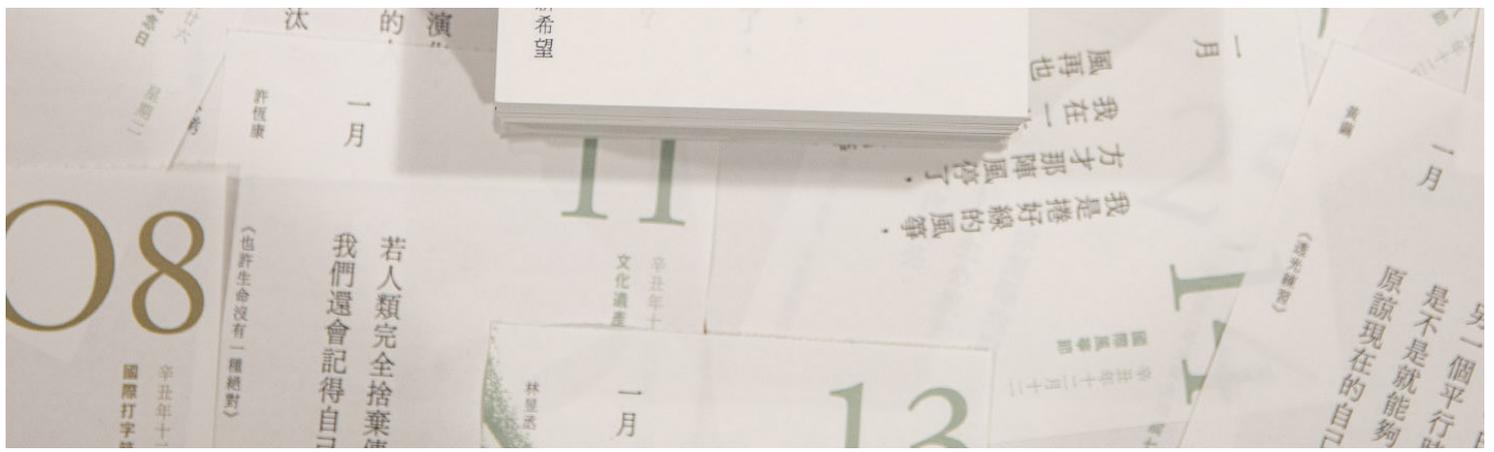
“以前在爷爷奶奶家，日历是日常必需品；而对现在的客人来说，它却是奢侈品。世代不一样了，普及的方法也不一样。”

2017年起至今，“五金行日历”从无到有，途中有不少意外收获，也曾与上瓶颈期。数数桌子上排开的日历，会发现独缺2021一本，为何会这样？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带来阻滞，另一方面则在于观察到台湾小日历市场忽然壮大，靖雯也开始自问：“这个市场上还有必要再多一本日历吗？”好在中断的一年里，仍有一批忠实粉丝许愿“五金行日历”回归，于是才有了2022年这本黄澄澄、有点童趣又不失设计美感的创意日历。

对于FMS而言，做日历是传统产业转型中的一次实验；实验不仅成功，也意外地成为了触发台湾“日历热”的其中一环。

“对我们来说，做日历是从零开始，并不是把旧的日历换一个包装就可以，而是要把其中的元素拿出来。这个在现代社会本来会被淘汰的商品，被证明它是可以回到市场上的”在靖雯的观察中，这一波日历潮的掀起，关键还在于普及方式的转换，将对“传统时间”的记忆与对“现代时间”的感知相嵌合：“以前在爷爷奶奶家，日历是日常必需品；而对现在的客人来说，它却是奢侈品。世代不一样了，普及的方法也不一样，而透过这个看起来很小的project，可以让感知和体验到这些（方式），我们也觉得就蛮有趣的。”





“读历书店”日历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陪伴：每本日历都是办公桌上的“微书店”

“现代人根本不需要一本日历，如果想知道时间，看手机就好。因此我们是把句子当作主角，希望大家的365天里都有句子的陪伴。你买到的是一间书店，只是它刚好可以记录时光。”

若说“五金行日历”是一本从传统幻化出的摩登工艺品，“读历书店”则是看起来更为亲和温暖的日常小物。而这本日历在今年的主题，也刚好叫做“日常庆典”——“当日子被赋予意义，它就不仅仅只是平凡的一天”。

“读历书店”是阅读推广品牌公司生鲜时书的重点文创商品，也是公司草创期就策划的项目。2019年在募资平台成功集资、发布第一本日历。在日历诞生前两年，尽管募款金额已超预期不少，但仍维持在500万台币以内；而至2021至2022年，参与集资人次平均突破一万，总募款金额更一路飙升至破千万台币，可见市场上日历需求量的激增和风潮的形成。

而随著日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，读者要求也愈来愈高，“读历书店”的日历做工也愈发精致。“读历书店2022”分为“薄雾橙”与“读历绿”两款，封面用的是从日本进口的荳织纸，醇厚朴实的色彩之中暗藏烫金线条。而全本日历的间隔页设计也煞费苦心：前后月份相隔之间，采用半透明的描图纸与马谛斯纸“叠图”，呈现出纸质互动插图的效果。然而再仔细翻看，会发觉其余内页的画面设计并不突出——除了间隔页的抢眼插画、以及小部分节日页旁附上浅色线条与图形，其余皆是纯色背景配以文字，简洁利落。



生鲜时书创办人刘俊佑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创办人刘俊佑将“读历书店”视作一个策展概念：“第一年我们做台湾作家推广计划；第二年的主题是台湾新作家，整体色调也较明亮；第三年是台湾女性作家，选用了偏女性向风格的插画；而今年的主题则是‘日子’——我们搜罗了全世界的节日，例如乐高节、科幻节、日本天妇罗日……再搭配节日，做一些句子上的挑选。”因此，这本日历倒转了传统农民历中日期与金句间的主次关系，将之演变为“作家选句是主角，时光是配角”的独特模式。

访问的当日恰巧是“国际小熊维尼日”，“读历书店”日历上是从广告导演卢建彰《文案是……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东西》一书中摘取的句子：“文案应该是蜜蜂。像蜜蜂一样，被真实的花朵所吸引，并传递真实的花粉到另一朵你珍爱的花朵上。”hashtag：#授粉。每个新历年与农历年之间，人们都在总结、展望这一年来的工作；小熊维尼节和文案工作句子的配搭，多多少少也能引发工作中的人们以共鸣。诸如此类的择句

还有很多，例如8月3日“西瓜节”配上张曼娟“啊，这就是夏日的限定滋味了”的长呼；又譬如5月23日“幸运钱币日”，有谢哲青“如果你相信机率，那所有的巧遇都只是偶然”的思考。

“说实在的，现代人根本不需要一本日历，如果想知道时间，看手机就好。因此我们是把句子当作主角，希望大家的365天里都有句子的陪伴。”刘俊佑补充道，“我们之前写过一句话‘你买到的是一间书店，只是它刚好可以记录时光’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开在桌上的书店。”

传统农民历仔列出每日宜、忌，用以引导人们安排日常中的大小事宜；“读历书店”虽然没有加入这些元素，却延续了这一思路，让每天一句子的阅读习惯，成为人们生活秩序感的来源。此外，日历还偶尔为读者设定“今日任务”，例如在“说声晚安日”透过IG向朋友说晚安，在端午节拍下自己吃的是哪一种粽子、再来一场“南北之战”等等。林林总总的小任务，其实正是“今日宜忌”的现代转译，只不过两者面对著不同的时代处境——过去人们面对著自然中的未知因素，祈求得到指引与解答；而现在面对著每个已知的明天，更多人则希望能在“不那么特别”的一天里，寻求新鲜感、以及心灵上的慰藉感。

“后来当他回到办公室，竟发现日历还停留在疫情爆发前的那一天，那一刻他突然感受到日历的重要性——每天撕掉一页的动作，让人感受到今天和昨天是不一样的。”

为了让读者与书本更接近，“读历书店”也与各地独立书店合作，试以日历为载体，引导人们利用闲暇琐时来发现阅读趣味：“在募资期间，我们也有一些与独立书店合作的方案，例如随机选一本日历里提到的书、做成福袋，让人选购。早期时还曾试过‘买一本读历书店、加里面提到的所有书’，合共有一百多本书。最后真的有人买，他是做咖啡店的，用书来布置了整面墙。”

“现在日历市场看起来很热闹，但当初我们开始做的时候，市面上还没有那么多本，大家仍不觉得买日历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草创时期，我们也会问：大家会花那么多钱来买一本印刷物吗？”为求物有所值，也为了能与读者更好地互动，“读历书店”每年都按反馈作出调整：从割线、绑绳到用纸，都几经思量：“我们每年都改良纸张，是因为客户中有一群‘钢笔族’，他们很喜欢手写字，有时候还会特地把这些句子另外手抄下来。有人在日历上写字，也有人画画，然后把这些图po到IG上。因此现在的‘读历书店’，也是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共创。”

来自香港的K先生也是“读历书店”的读者之一，连续两年来他都参与了众筹计划，偶尔也会拍下触动自己的句子、在社交平台上分享。“一开始是留意到‘读历书店’有个‘女作家’专题，而自己平时也喜欢看书——文学这件事好common，如果你喜欢看书的话，会发现这本日历很有意思。”K先生今年预购了两本“读历书店”，一本放在自己宿舍、另一本放在女友家中——女友住得远，一式两份的日历也能让彼此有共时的感

觉。此外，他也在众筹平台的芸芸日历产品中挑选了另外三款，主题从中药、雀鸟到时事都有。这些日历或用来送人，或当作读物，用以解平时未必会触及到的知识。

而在K先生看来，创意日历最珍贵之处，还是回归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和相伴：“一天一张纸，你可以完整地撕下来，放在原本的包装盒里，好好收藏。有些文创产品太过精美，舍不得在上面画画写字，甚至一辈子都不会打开来用。但我觉得东西买回来就是要用，才会实现它的价值。”这也是“读历书店”执著于纸本的原因所在——重新感知物与人、与时间的关系。刘俊佑分享了一则趣事：“之前有个读者告诉我们，（台湾）疫情时期他常常被困在家里，每天都过得差不多。后来当他回到办公室，竟发现日历还停留在疫情爆发前的那一天，那一刻他突然感受到日历的重要性——每天撕掉一页的动作，让人感受到今天和昨天是不一样的。”抱著“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”的理想来设计日历，“读历书店”的成功之处，大概就在于选句或多或少切中了读者的当下感受，将那些难以名状的现代情绪转化为直观的文字表达，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共鸣。



种籽历的集结。图：种籽设计提供

播种：即便没了日历，也要认真感受时间

“播种很好玩，你也不知道会播在好土还是恶土上，那里的空间环境是否容许种子长大，那是非常不确定的。但如果我们要想收获，就立志做一个播种的人，把种子播出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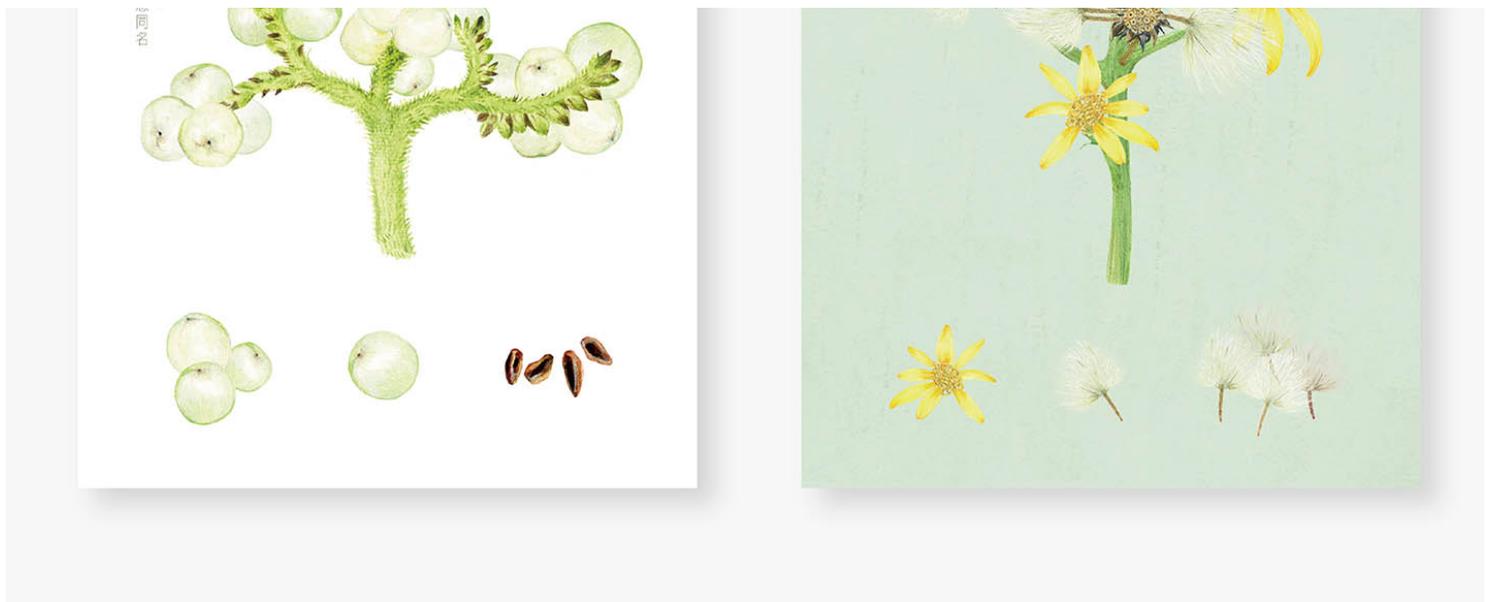
在这波“日历潮”来势汹汹之际，台湾元老级日历开发者“种籽设计”（下称“种籽”）却选择激流勇退，无预警地在脸书发布公告：“2018—2022年，1826个日子，下台深深一鞠躬……我们不再作历了”。

自2018年起，位于台中的“种籽”每年都会推出手绘日历，主题则都与自然相关：从2018年的植物历，到2019年的“米历”、2020年的“蕨历”、2021年的“花历”，一直出到2022年的“种子历”，合共五本，每一本的讨论度都非常高。“种子历”将会成为“种籽”的最后一款日历产品，寓意归于泥土、回到原初状态。

“种子历”的发想，其实也承接了上一年“花”的主题：“疫情爆发的那一年，我们的底色都是黑色，意涵是奋力在暗黑中开出一朵花。我们原本以为很多人不会愿意把暗黑挂在墙上，但花历在那年的反应却非常好，‘奋力在暗黑中开出一朵花’的想像就成立了。”“种籽”总监涂克萍说道。然而2021年，全球疫情依然严峻，台湾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，“因此，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更安静的题材——种子。种子一定不会像花那样让人期待，它是一个最初的动作，于是我们就以一个‘重新开发’的状态，来作为2022的主题。”

如种子般充满静谧的生机，同样也是“种籽”对这个世界样态的期许。“原本我们也可以做树、森林，但我们想说，人的心应该要更宁静，宁静以致远。而种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沉默，和寂寞。”克萍的声线坚定，仿佛也有种子深埋地下般的沉稳：“播种很好玩，你也不知道会播在好土还是恶土上，那里的空间环境是否容许种子长大，那是非常不确定的。但如果我们要想收获，就立志做一个播种的人，把种子播出去。”





种子历的内页。图：种籽设计提供

相较于市面上其他款式的日历，“种子历”的独到之处就在手绘与文字的无间配合，而开发“种子历”的难处正在于此——对于珍视创作的“种籽”而言，绘画与书写都必须认真对待，也在这一环节上耗时良久。一年有365天，就有365张手绘图要画，且每张都是全新作品。因此，2022年的“种子历”项目早从2020年就开始运行，总共有七位插画师合作，一直画到2021年11月中旬才完成。

为保证画出来的种子符合其原本特质，期间克萍还特地聘请了专家学者来作检查，只恐手绘创作有违于种子本身的样态。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当然是很震撼的，每颗平时不会留意的种子，在手绘中站到了舞台正中、展现出另一种生命形态。从事多年生态相关设计工作的克萍，深谙其中奥诀：“乡土不能只是乡土表现，精品表现才有当代意义，这是设计可以帮忙的地方。”

精美手绘与台湾生态概念的结合，也让“种籽”每年推出的日历产品都颇受关注；日历预售期从年中七月开始、八月底就截止，让不少读者翘首盼望。现居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小兔，回想起第一次见到“种籽”系列日历，还是两三年前在香港的“生活书社”：“当时在网上看到进货消息，到书店买的时候已经卖完了。”2022年，小兔终于成功预购了“种籽”日历，促使她按下购物键最强烈的原因，就是因为“它很美啊！”

“‘每天撕一页日历’这个动作其实非常‘农业社会’，这样的时间感是很古典的。现代人，不论是从事投资、工业生产，他们的时间感其实都是高度压缩、非常不稳定的。”

与K先生不同，小兔买日历主要是为了赠送和收藏：“我其实不是一个会用日历的人，这也跟我的生活习惯有关……‘每天撕一页日历’这个动作其实非常‘农业社会’，这样的时间感是很古典的。现代人，不论是从事

投资、工业生产，他们的时间感其实都是高度压缩、非常不稳定的。”

尽管创意日历的出现，重新赋予现代人一种日常生活秩序感、offline的安定感，却也同时亟待回流到online平台，促成新的行销模式。小兔亦观察到这一现象中暗含的矛盾：“现在日历都有商业目标，虽然看起来恢复了古典时间，但是你会感受到‘资本主义的小爪牙’渗透到这个时间里去——它的目标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刷存在感。”对于这一现状，小兔边说笑地提出了反思：“这也会让人感受到被骗的感觉吧？就好像你看起来在帮我恢复‘正念’，但最终还是有资本的目标。”



种子历的内页照片。图：种籽设计提供

近一两年来，创意日历市场急剧扩张，五花八门的日历承载著不同设计者的理念，有些或已成为品牌推广活动的变体，引导人们主动打卡、参与这场行销游戏。先行于日历市场的克萍，敏锐地察觉到了此类产品已经出现过剩迹象：“我长期做品牌设计工作，深知每一个商品的生命之路都会从没有同伴、走到康庄大道，这是必然的。2021年有太多的日历商品，我认为这个岛屿上的人不需要那么多日历，它已经走到一个供过于求的路上，那一定会慢慢走向衰败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就想要提早结束，在最美的时候收掉这个商品，而不要让它继续走向更多供过于求的处境中。”

要在日历风潮最盛时离场，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，但也体现著克萍与“种籽”的反思：“五年，就此结束，也

很伤心。本来以为日历可以很绵长，可以陪伴大家更久……但我喜欢挑战不一样的江湖和舞台，因此一点也不留恋在已开发的商品里缠斗，也不想做一个过度商品的推波助澜者。”

“2021年有太多的日历商品，我认为这个岛屿上的人不需要那么多日历，它已经走到一个供过于求的路上。”

若将每本日历视作一种理念的载体，“种籽”系列日历承载的则是长年累月对乡野、时节、人的生活形态的深沉关怀。当日历就此告别，接下来的又可以做些什么呢？“我们想要在时间感设计上更不一样的载体，准备好的时候，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时间流转，也能成为大家生活上的陪伴。”新载体会是什么？克萍留下了悬念，但也透露了一些踪迹——正如种子扎根于土壤那样，“我们也在找一个地方，也许是阿里山，也许是花东，希望可以长期地、绵密地、有秩序感地跟植物有更深的相处。”

对于“种籽”而言，日历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但他们仍在用别的方式来探寻光阴、体验岁时。从前，“历”作为一种标准，指引过人们确立生活节奏；而如今，当我们步入了另一种生活、生产模式，何不大胆地将一重标准转变为多线并行——在琳琅满目的日历之中，也在被预先设定的时间想像以外，找回各自感知世界运行的方式。